

“文学江淮”舞台征文 第十一季

唤醒清晨的吆喝声

郭艺伟



菜园里的长寿经

李志杰



小时候在老家,唤醒清晨的,往往不是闹钟,也不是那一声声嘹亮的鸡啼,而是此起彼伏的吆喝声。

清晨,晨曦未露,窗纸还浸在淡淡的雾色中,远远的吆喝声便已响起,它打破了黎明的静谧,穿过树影、土墙,最后落在了农家的小院里,也裹来了市井的烟火气息。

在吆喝声里,人们陆续起床了。男人们准备农具,开始一天的农事;主妇们起来挑水,打扫院落,做早饭。

随后,人们走出家门,迎着那吆喝声,去买一些食品或者家用的小物件。

那时最早到的常常是卖豆腐的人。老家把买豆腐称为“割豆腐”,大概是因为豆腐是一大块,买的时候需要用刀切下一块吧。

卖豆腐的老人是外村的,每天清晨雷打不动地按时到来,他刚到村口,就开始吆喝“割——豆腐啦!”尾声拖得很长,边走边喊,仿佛满村子都是他的声音。声音一响起,主妇们就会闻声前去,掀开粗布盖巾,热腾腾的白气弥漫出来,氤氲着一种淡淡的豆香。

母亲也常会用面瓢舀了玉米,去换回一块豆腐。那时能够吃到豆腐可是一种奢侈。一块带着豆香的豆腐,是清晨里最温软的滋味。有时卖豆腐的还会顺手送一碗豆汁,温热清香,特别好喝。

补锅匠的吆喝声很是特别,他们大都来自外乡,三三两两,带着异乡口音。他们背着简单的工具箱,脸上常带着锅灰,边走边吆喝:“錾漏锅——钉破盆嘞!”谁家锅裂口了,盆漏了,便会唤他们停下,一番熟练的“叮叮当当”敲打修补,再装进水一试,不漏了。主人满意得很,工钱之外,再递一碗热水,送几个鸡蛋,都是常有的。

偶尔,清晨也会有卖爆米花的老人到来,他不需大声吆喝,只需先爆一锅米花,那“砰”的一声巨响,就宣告了自己的到来。

孩子们听到声音,争先恐后,端着碗、盆、瓢,带着玉米、大米,来排队爆米花。米花快要出锅时,孩子们都捂着耳朵跑得远远的,雪白的米花从锅里崩出来,有的崩得很远,孩子们都笑着去捡拾,香甜的气息在清晨的空气中弥漫开来。这也是晨曲里最热闹的乐章。

如今住在城市,清晨是安静的,少了穿透晨雾的吆喝声。偶尔也能在街头听到叫卖声,但大都是录好音后用喇叭循环播放的,虽省力,但总觉得生硬,没了几时乡间吆喝声的韵味。

想起记忆里的吆喝声,它已不再只是招徕生意的声音,它有着食物的温暖,有着乡间朴素的善意,还有孩童们那小小的憧憬与祈愿。

那些远去的唤醒晨光的吆喝声,带走的是旧时光,带不走的,是藏在烟火里最质朴的温情与眷恋。

大自然对乡村的馈赠。

春末,菜园里的蔬菜陆续“下架”,父亲便开始新一轮的播种与栽培,真正的忙碌才刚开始。松土、施肥、除草、捉虫,既是劳动,又能活动筋骨。父亲的每一个动作,依旧像年轻时那般认真、一丝不苟。茄子、辣椒、西红柿、黄瓜、扁豆、豇豆、丝瓜……嫩绿的秧苗吟唱着日月,叠翠流芳。夏日里,紫的茄子、红的辣椒、绿的黄瓜、青的豇豆,将整个菜园装点得像一个五彩斑斓的调色板,浓墨重彩,诗意盎然。

父亲一有空便到菜园里走走,听听鸟雀的鸣唱,瞧瞧美丽的景致,看看蔬菜的长势,嗅嗅泥土的芳香,脸上露出满足的微笑。

每逢秋日蔬果飘香,父亲总会给外地的哥哥姐姐打电话:“南瓜、红薯、玉米摘了有好几堆,都是家里种的,香着呢!啥时回来拿?”电话那头,哥哥姐姐连声应着。父亲挂了电话,又往菜园走去——那方小小的园子,种下的是四季,长出的是牵挂;他侍弄了一辈子土地,土地也侍弄着他的心。原来,长寿的秘诀不在别处,就在这一柿一豆的分享中,在他对儿女、对邻里、对这方土地深沉而朴素的爱里。



秋深了 想你了

(外一首)

胡晓峰

风,把大山的秋色再沉一层  
没有缘由  
心,忽然收紧了几分

只是晚秋,只是  
秋深了

思念从不会借一件事开场  
季节本身  
就是念想

空下来的时光  
与对你的惦念,一并  
轻轻,隐入尘土

落叶是信

每一片飘落  
都是秋寄给你的信  
叶脉上,字迹斑驳

风是邮差  
有的被扯碎  
有的被雨浸软

字里藏着  
来不及说的话  
随落叶落向泥土,慢慢封存

片段

梁秋红

没有人见过完整的河流  
父母只在下游等你  
伴侣遇见中游的你  
儿女仰望上游的身影

我们都是彼此的片段  
像光穿过棱镜——  
只取一色  
便以为是全部

列车不断进站停靠  
有人携风雨而来  
有人携回忆而去  
座位空了,又满了

不必问永远,  
永远只是瞬间的叠加  
当灯火渐次熄灭  
你仍是自己唯一的见证者

所以,请温柔地——  
收藏每一程同行的温度  
也收藏独自前行的勇气